



澳門世界遺產玫瑰聖母堂 · 梁藍波攝 · 2019年

琴音悠揚七百年 ——嶺南古琴流派在新會的發展與傳承

黃柏軍 * 張東梅 **

摘要 嶺南古琴藝術是南宋小朝廷在新會崖山覆亡之後傳入嶺南民間的文化瑰寶，是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產物。新會是嶺南古琴派的發源地，明代大儒陳白沙整理南宋宮廷琴譜《古岡遺譜》，以後清、民國，歷朝歷代均湧現傑出古琴學家，新會琴人對嶺南古琴的發展和傳播貢獻至偉。改革開放以來，江門、新會更是重視嶺南古琴藝術的傳承和發展，整理出版《嶺南古琴》、成立江門古琴研究會、令更多年輕人投身研究、整理、保護嶺南古琴的行列，嶺南古琴得以清音悠揚、薪火相傳。

關鍵詞 崖山之戰；陳白沙；《古岡遺譜》；《悟雪山房琴譜》；嶺南古琴

在一般人的眼中，中國文化所包括琴棋書畫中的“琴”，乃屬文人雅士的歡愉之舉，似乎與民間普羅大眾關係不大。你可能不知道，在廣府地區，自從南宋之後，位處南海之濱的廣東新會就衍生出著名的“嶺南古琴”流派。嶺南古琴流派上承中原古琴流派的風韻，下開嶺南琴音之先河，在其七百多年的發展史上，有著名音樂大家、有代代傳承、有理論依據，有琴人琴事，更有手抄琴譜，它的出現令嶺南音樂史乃至嶺南文化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亮麗和傳奇。

* 黃柏軍，廣東省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五邑僑史》雜誌主編。

** 張冬梅，廣東省江門市五邑圖書館地方文獻部主任。

一、嶺南古琴 源起新會

在南宋以前，作為偏僻閉塞的嶺南，文化落後、少聞琴音。琴音在嶺南的傳播，是南宋滅亡之後。嶺南古琴流派在嶺南的出現，源於南宋小朝廷在廣東新會崖山的短暫駐蹕。

話說南宋末年，元主忽必烈揮兵入侵中原，南宋小朝廷被迫從臨安（即今杭州）南遷至廣東新會崖山，南宋末代小皇帝趙昺改號祥興，繼續在海島上練兵屯糧，希望恢復國運。1279年2月，張弘範、李恒率領的大批元兵追至新會崖山，南宋軍民與元軍在崖門海展開殊死較量。¹一番較量，南宋戰敗，元兵獲勝，之後的歷史事實就是一幕幕捨生取義、正氣凜然的悲壯和慨嘆。

眼見戰事慘敗形勢危急，南宋愛國丞相陸秀夫

身背年僅七歲的宋少帝趙昺在崖門奇石上投海殉國；國母楊太后為保存民族氣節，也投海自盡；忠臣文天祥在崖山決戰前被俘，他面對元軍的威迫利誘大義凜然、寧死不降，揮筆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後被元軍押到元大都囚禁，始終堅貞不屈，後殉難於大都；南宋武將張世傑帶兵突圍後不幸遭遇颶風，舟覆人亡；在此國破家亡之際，南宋將士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血戰到底無一投降，崖山之戰結束後七天，崖門海浮屍十萬。²南宋小朝廷在新會崖山的黯然落幕，從而結束了宋朝的歷史。

南宋小朝廷雖然在新會滅亡了，但是奇跡的是，南宋文化沒有被砍斷，中原文化沒有被砍斷，作為南宋文化、中原文化精髓的古琴清音在新會幸運流傳下來，並且走進民間、生根發芽。相傳嶺南古琴譜《古岡遺譜》就是在當時遺留下來的中原文化活見證。



圖1·《嶺南古琴琴譜》封面（黃柏軍提供）

經過史學家考證，由於宋室的南遷，也把中原文化帶來廣東，特別對廣東的琴學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南宋小朝廷覆亡於新會，當時在南宋朝廷中一批古琴演奏師，僥倖保存生命隱匿民間，正是他們把中原琴音帶到嶺南地區，並廣泛傳唱、開花結果。這就是嶺南古琴流派最早的起源。³（圖1）

二、七百年間 代有人才

嶺南古琴流派的出現，萌芽於明代，崛起於清代，歷經五百年風雨滄桑，期間琴師琴人的代代傳承，其情殷切，其心熾熱，令人感嘆。

正是因為這些來自中原的琴音中有著慷慨悲歌與家國情懷，她的延續和傳唱也成了嶺南大地褒揚忠烈、抨擊奸邪、傳揚正氣、教化人心的傳家之寶。嶺南古琴在廣東新會的紮根受到當地父老鄉親的悉心照顧和愛護。躲過元朝的血腥殘暴，從明代開始，嶺南古琴流派重新公開傳唱，在廣東新會閃爍光芒。明、清、民國的五百多年間，關於嶺南古琴的傳承歷史，湧現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代大儒陳白沙與嶺南古琴。廣東新會是嶺南古琴的搖籃，也是嶺南古琴的發源地，第一個把嶺南古琴系統整理並發揚光大的琴人可以追溯到明朝被稱為“嶺南第一人”的大儒、新會人陳白沙。據學者考證，陳白沙，廣東新會都會鄉人，後遷徙江門白沙鄉，故此世人尊稱“白沙先生”。陳白沙創建儒家學派“江門學派”，是明代著名哲學家、理學家、教育家、詩人、書法家。鮮為人知的是，陳白沙也是一位古琴家，他繼承和弘揚儒家禮樂教化為核心的六藝優秀傳統，開創江門學派，成為孟子以後又一座思想的高峰。陳白沙注重內修自得、自然博大的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他的詩歌和書法，尤其是古琴藝術，其一生醉心於古琴，以至於夢中得仙人指點彈奏石琴。古琴成為他抒發憂國憂民、創新求變、敦厚儒雅的高遠情懷不可替代的藝術載體。⁴尤其是把宋亡後散失於崖門海難中的皇室古琴譜進行整理並改編成了具有民族意識、歷史沉澱、嶺南

文化傳承

特色和白沙思想烙印的《古岡遺譜》。白沙先生傳世的有兩張古琴“寒濤”和“滄海龍吟”，前者存於廣東省江門市陳白沙紀念館，後者現存於廣東省歷史博物館。

著名古琴學家黃景星家族與嶺南古琴。黃景星，又名黃煇南，字家兆，署悟雪山人。約生於乾隆晚年。廣東新會縣邑城人。祖輩都是嶺南古琴愛好者，均被稱為琴師。自少隨父及兄黃觀炯學琴，有心得。黃觀炯不幸英年早逝，子黃文玉尚幼，琴技盡授其弟黃景星。景星又於嘉慶初年在裏人莫南橋家識其西席香山何洛書（號琴齋）及其子何文槁，遂從習琴，盡得其琴曲和指法。嘉慶末期，以廩貢生讀於粵秀書院，與侄立峰調琴操縵，自成支派，纂輯古琴譜，博綜衆說，考究琴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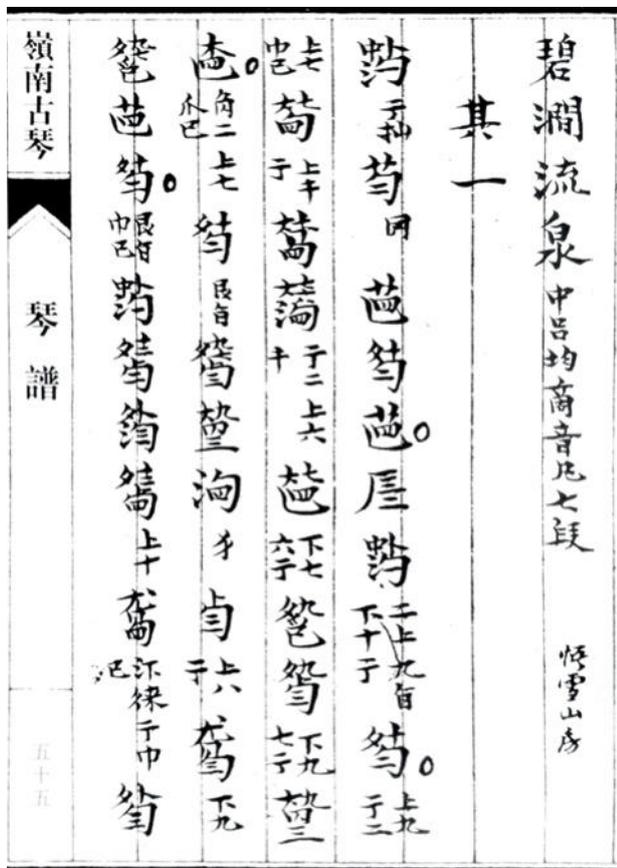


圖2 · 《悟雪山房琴譜》關於嶺南古琴的記載（黃柏軍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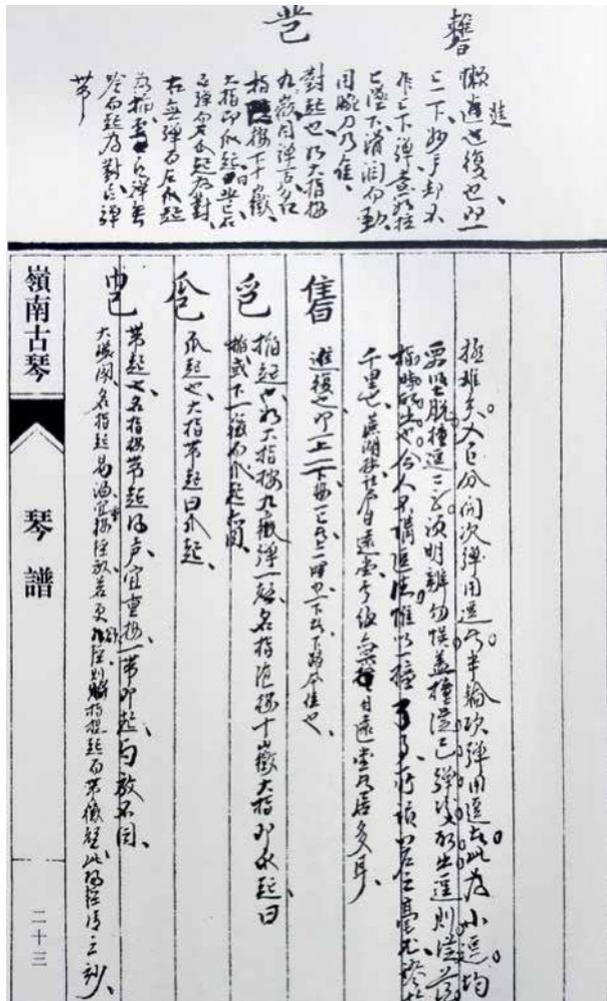


圖3 · 清朝咸豐年間新會琴師關於嶺南古琴的敘述（黃柏軍提供）

光初年，曾受聘於學海堂書院，教習琴法。道光八年（1828年）與同邑琴友陳綺石，陳芷蕙兄弟結琴社，邀集琴友聚會，相互礪磨，徒授傳藝，弟子遍嶺南，爭謂出自其門，一時名聲大噪，形成嶺南學派，實為創始人也。⁵

廣東的琴學，發端於唐宋，盛於清代下半葉的嘉道年間，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嶺南派，並且建立廣東最早的琴社。黃景星就是嶺南古琴派和琴社的創始人。他繼承祖業，家學家教不斷，啓兒孫操琴業於往後。使這個古琴家族對發展嶺南琴學（包括我國南部、西南部各省）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景星

還將其父《古岡遺譜》手抄本（據說是抄自陳白沙先生的抄本）中的30餘曲以及乃師何洛書傳授的十餘曲，考訂輯成具有嶺南特色的《悟雪山房琴譜》（圖2）。譜成後，學者競相傳抄，一時為之“洛陽紙貴”。《悟雪山房琴譜》所收錄的《古岡遺譜》，是南宋移駐新會崖山時王室官員留下的中原文化琴曲，又經過數百年的演繹，熔入嶺南民間琴技，成為表現嶺南琴派的風格和特色，因而被譽為“沖和雍正，古逸清高”之作品，被視為珍貴的文獻。黃景星逝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其兄黃觀炯死後的四十多年間，他不但與琴社的琴友切磋琴技，傳習琴曲，而且對自己的侄兒黃文玉盡授指法，以延綿祖技。黃文玉又傳於其子黃炳坤。自後，黃炳坤之兒孫皆繼承祖志，熱愛琴學，琴音不斷。直到其孫黃實（字衡秋）在民國期間曾任雲南省警務處處長，江西省務委員，代理省長等重要職，身在宦海，亦不忘習琴，被人稱為操琴能手。黃氏一族、承傳琴學、代有英才、蜚聲嶺南，堪稱嶺南古琴世家而無愧！⁶（圖3）

可以說，嶺南古琴源出廣東新會，經過陳白沙和黃景星家族的傳揚，明、清兩代已經名揚士林、萬眾矚目，得到很多的琴人、琴師的追隨和學習，風起雲湧自成一派，至此“嶺南古琴”流派赫然產生並且蔚為壯觀。

三、嶺南古琴 星光熠熠

嶺南古琴能夠成為流派，和歷代廣東琴師的努力和奉獻密不可分。值得一說的就是黃景星和他整理面世的《悟雪山房琴譜》。

黃景星在1836年編輯的《悟雪山房琴譜》自序中說：

余生也晚，適當老成。雕謝之秋，竊取先君子手抄《古岡遺譜》一帙，按而習之，而苦心與手，不能相應也。己未歲得晤香山（今廣東中山縣）何琴齋洛書並其嗣君耕耘文祥先生，始知心與手合，音與意合之旨。拜受十餘曲並前所習者，詳加訂正……

這說明，黃景星學琴，首先來自父兄一輩手抄流傳下來的陳白沙《古岡遺譜》，他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對《古岡遺譜》進行系統整理和提高。

黃景星編輯出版的《悟雪山房琴譜》共收集琴曲有五十首，大多出自《古岡遺譜》，是嶺南古琴現存最早的古琴譜，影響巨大。

在後來的幾百年中，廣東琴學昌盛，琴人輩出。嶺南古琴流派歷代琴學家影響較大的有：陳白沙、陳秋濤、鄺海雪、何洛書、何文祥、黃觀洞、黃景星、陳綺石、莫南橋、趙古農、何耀琨、楊錫泉、李寶光、黃炳坤、何斌襄、董百慶、梁啓運、釋聞一、陳予壯、陳子升、張可園、張二喬、鄧爾雅、朱啓連、陳曇、汪少庸、李仙根、陳恭尹、張西銘、曾卓如、何增佑、榮慶端、梁於渭、梁覺住、梁月槎、朱子宜、潘寶璜、黃咏雨、居廉、馮燧川、陳叔舉、榮心言、程竹韻、談少撫、鄭夫人、鄭健候、梁老太、孫慕唐、盧家炳、招鑒芬、周桂菁、楊新倫、莫尚德、莫仲予、麥漢興、謝澧、胡瑋陽等人。

歷代嶺南古琴的藏琴方面：有《綠綺台》、《春雷》、《都梁》、《天蠻》、《松雪》、《振玉》、《水仙》、《韻馨》、《松皇瓊玉》、《松風》、《中和》、《穀響》、《流泉》、《蕙蘭》等名琴。

關於嶺南古琴的琴學論著方面：有黃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譜》（1836年），何斌襄的《琴學匯成》（1869年），朱啓連《鄂公祠說琴錄》，容慶端的《琴瑟合譜》等。迄今為止，已發現的《古岡遺譜》琴曲有《碧澗流泉》、《漁樵問答》、《懷古》、《鷗鷺忘機》、《玉樹臨風》、《雙鶴聽泉》、《神化引》、《平沙落雁》、《烏夜啼》等。這些琴曲的演奏手法與其他流派的傳譜有很大區別，像《鷗鷺忘機》與其他版本和流派的《鷗》曲簡直是同名異曲，《漁樵問答》、《碧澗流泉》等曲的演奏風格充分體現了嶺南琴派的古樸、剛健、爽朗、明快的特點。

四、嶺南古琴在新會 薪火相傳

踏入民國，嶺南古琴在廣東新會、江門一帶依

文化傳承



圖4 · 清代新會琴譜手抄本關於古琴技法的圖解（黃柏軍提供）



圖5 · 晚清新會琴師關於古琴演奏技法的圖解（黃柏軍提供）

舊琴音不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會音樂家何修文曾經編著《琴譜精華》一書，刊行問世，在古琴學界引起較大的影響。⁷ 解放後，由於政治運動頻發，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破四舊”運動，對民間珍藏的嶺南古琴樂器、古琴譜破壞殆盡，令嶺南古琴流派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

寒冬中也有春意，寒流阻擋不住暖流。文革中新會人保護嶺南古琴譜的感人故事令人心生敬意：嶺南古琴畢竟根在新會，生生不息繁衍不盡。文化大革命期間，新會縣景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經常遍走城鄉，收集被遺棄的珍稀古籍。有一天，新會景堂圖書館館員李中壯與其他文化部門的工作人員在縣城濠灣管理區破四舊運動的現場，發現了一大堆準備送進爐膛的“黑書”，其中就有一本記

載嶺南古琴流派資料的古琴譜。圖書館工作人員手疾眼快，冒著政治風險把這本珍貴手抄本資料搶救下來。⁸

改革開放以後，嶺南古琴流派復興。廣東古琴研究會的專家在新會景堂圖書館看到這本當年冒著風險搶救下來的手抄本，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並把這本古琴譜命名為《古岡蔗湖琴譜》。專家考證後表示：這本《古岡蔗湖琴譜》手抄本是清朝咸豐二年至四年（即公元1852-1854年）間的琴人蔗湖手抄本。琴譜裡面記錄了不少黃景星所著《悟雪山房琴譜》中曲譜，手抄本琴譜按語中提及新會琴師莫湘涯、莫韻石、蔗湖等琴人的藝事，反映新會琴人的藝術交流情況，折射出新會古琴藝術曾經的輝煌。《古岡蔗湖琴譜》一書也是黃景星《悟雪山

房琴譜》之後，反映嶺南古琴在新會發源地薪火相傳、代有傳承的最有力見證。（圖4、圖5）

改革開放以後，文藝領域相繼解凍，嶺南古琴藝術在她的發源地又重新茁壯成長。2010年，江門市文化界流傳著兩個和嶺南古琴復興有關的好消息：其一，《嶺南古琴》編輯出版。江門市蓬江區人民政府撥出專門的出版經費，通過中國線裝書局出版《嶺南古琴》一書。該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收錄了有關嶺南琴人、琴事以及論述嶺南古琴源自新會、江門的文章，下冊則收錄了《古岡蔗湖琴譜》以及《古岡遺譜》中的另外四首琴譜。⁹其二，江門古琴研究會成立。隨著《古岡蔗湖琴譜》一書在景堂圖書館被發現以及《嶺南古琴》編輯出版，江門、新會古琴愛好者學琴熱情空前高漲，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推動、引導下，江門古琴研究會成立。¹⁰據了解，江門古琴研究會成立八年來，嶺南古琴事業生機勃勃，習琴者眾多，僅江門五邑地區就達五、六百人之多，他們經常舉行古琴演奏欣賞會和表演會，嶺南古琴在江門、新會再次擦亮品牌，熠熠生輝。

五、研究嶺南古琴流派發展史的若干意義

研究嶺南古琴，實際上不止研究一個古琴流派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通過研究嶺南古琴，我們可以清晰追溯和撫摸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的千年發展和演變，從而達到清晰梳理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發展脈絡的目的。

嶺南文化在千年的發展演變中，主動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華，結合自我特色，從而錘煉出獨樹一幟的文化體系。嶺南文化吸收中原文化的歷史事件：如張九齡開鑿梅嶺、珠璣巷姓氏南遷、南宋小朝廷在崖山覆亡等，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不但需要理論支撐，也需要活見證。嶺南古琴流派，就是中原文化影響嶺南文化、融合嶺南文化的有力見證。

再者，通過研究嶺南古琴，又可以衍生出豐富多彩的五邑文化和僑鄉文化。嶺南古琴七百多年間

紮根新會，輻射珠三角，已經成為廣府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關於陳白沙與嶺南古琴、關於江門學派與嶺南古琴、關於黃景星家族與嶺南古琴、關於嶺南古琴譜的發現與保護等等，都是當代文化界、藝術界高度關注、津津樂道的研究課題。嶺南古琴的再次復興，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在深度研究上的有力促進和推動。

更加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嶺南古琴的發源地新會、江門，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嶺南古琴流派的理論研究，撥出專門經費重新出版古琴譜，大力支持江門古琴研究會的成立。由於思路清晰、方向對頭、措施得力、經費有保障，不單傳世孤本《嶺南古琴》得以再版保存，而且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和社會效應，引起很多青年人關注嶺南古琴、學習嶺南古琴、保護嶺南古琴。可以預見，由於有廣泛的社會保護土壤和青年傳承人，嶺南古琴這一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將在她的發源地新會、江門一定會香飄四季、再奏清音。■

註釋：

1. 《宋元崖門海戰》，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2. 《宋元崖門海戰》，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3. 《嶺南古琴琴譜刊印說明》，原載《嶺南古琴琴譜》，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14頁。
4. 《陳白沙與古琴》，原載中共江門市蓬江區委宣傳部編，《細說蓬江祠堂——廣府文化與廣府人家》，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
5. 《音樂》，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908頁。
6. 《黃燭南》，原載《新會縣志續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7. 《音樂》，原載原載《新會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第908頁。
8. 秦有朋：《古岡蔗湖琴譜刊印記》，原載《嶺南古琴琴譜》，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3頁。
9. 秦有朋：《古岡蔗湖琴譜刊印記》，原載《嶺南古琴琴譜》，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頁。
10. 秦有朋：《古岡蔗湖琴譜刊印記》，原載《嶺南古琴琴譜》，李鐵夫美術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第2頁。



